

詩源辨體

卷之四

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

詩源辯體

許學夷著

杜維沫校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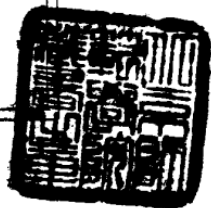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17507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1117507

书名题字：王 遐 举

詩源辨體

Shiyuanblant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329,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4\frac{7}{8}$ 插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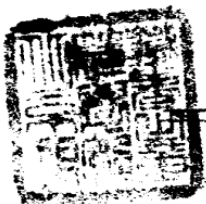
198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150

书号 10019·4151

定价 3.10 元



詩源辯體目錄

自序.....一

詩源辯體凡例.....一

詩源辯體世次.....一

卷一(周) 七十一則.....一

卷二(楚) 二十六則.....三

卷三(漢魏總論 漢) 七十七則.....四

卷四(漢魏辯 魏) 四十六則.....七

卷五(晉) 三十一則.....八

卷六(晉) 三十一則.....九

卷七(宋) 三十二則.....一〇

卷八(齊) 十四則.....一三

詩源辯體 目錄

11

卷九(梁)	十八則		一二五
卷十(陳)	十二則		一三一
卷十一(隋)	十則		一三五
卷十二(初唐)	十五則		一三八
卷十三(初唐)	十六則		一四四
卷十四(初唐)	十二則		一五一
卷十五(盛唐)	十三則		一五五
卷十六(盛唐)	二十五則		一六〇
卷十七(盛唐)	五十二則		一六九
卷十八(盛唐)	四十九則		一八九
卷十九(盛唐)	三十三則		二〇九
卷二十(中唐)	十四則		二二三
卷二十一(中唐)	二十四則		二二九
卷二十二(中唐)	三則		二三七
卷二十三(中唐)	二十五則		二三九
卷二十四(中唐)	十九則		二四八

卷二十五(中唐)	十五則	二五五
卷二十六(中唐)	十二則	二六一
卷二十七(中唐)	九則	二六七
卷二十八(中唐)	二十九則	二七一
卷二十九(中唐)	五則	二八一
卷三十(晚唐)	三十二則	二八三
卷三十一(晚唐)	十五則	二九四
卷三十二(晚唐)	十九則	三〇一
卷三十三(五代)	五則	三一〇
卷三十四(總論)	四十三則	三一三
卷三十五(總論)	五十八則	三三一
卷三十六(總論)	四十六則	三三三
後集纂要卷一(宋元)	五十五則	三七五
後集纂要卷二(明)	一百零四則	三九五

詩源辯體 目錄

四

附錄

許伯清傳(惲應璩).....四三二

陳所學跋.....四三六

惲毓齡跋.....四三八

詩源辯體十六卷本夏樹芳序.....四四〇

詩源辯體十六卷本自序.....四四二

校點後記.....四四五

詩源辯體卷一周

詩自三百篇以迄於唐，其源流可尋而正變可考也。學者審其源流，識其正變，始可與言詩矣。古今說詩者無慮數百家，然實悟者少，疑似者多。鍾嶸述源流而恆謬，高棅序正變而屢淆，予甚惑焉。於是三百篇而下，博訪古今作者凡若干人，詩凡數千卷，蒐閱探討，歷四十年。統而論之，以三百篇爲源，漢、魏、六朝、唐人爲流，至元和而其派各出。析而論之，古詩以漢、魏爲正，太康、元嘉、永明爲變，至梁、陳而古詩盡亡；律詩以初、盛唐爲正，大歷、元和、開成爲變，至唐末而律詩盡散。既代分以舉其綱，復人判而理其目。諸家之說，實悟者引證之，疑似者辯明之。反覆開闔，次第聯絡，積九百五十六則，凡十二易稿而書始成。爰自三百，下至五季，采其撰論所及有關一代者一百六十九人并無名氏，共詩四千四百七十四首，以盡歷代之變，名曰詩源辯體。宋、元、皇明，別爲論次。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後之學者於此而詳覈焉，庶幾弗我罪耳。

一

三百篇有六義，曰風、雅、頌、賦、比、興。風、雅、頌爲三經，賦、比、興爲三緯。風者，王畿列

國之詩，美刺風化者也。雅頌者，朝廷宗廟之詩，推原王業，形容盛德者也。故風則比興爲多，雅頌則賦體爲衆，風則微婉而自然，雅頌則齋莊而嚴密，風則專發乎性情，而雅頌則兼主乎義理。此詩之源也。徐昌穀云：『卿雲、江水，開雅頌之源，烝民、麥秀，建國風之始。』語雖不謬，但古今說詩者以三百篇爲首，固當以三百篇爲源耳。此一則總論三百篇爲詩之源。

二

周南、召南，文王之化行，而詩人美之，故爲正風。自邶而下，國之治亂不同，而詩人刺之，故爲變風。是風雖有正變，而性情則無不正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言皆出乎性情之正耳。以下二十則總論國風之詩。

三

風人之詩既出乎性情之正，而復得於聲氣之和，故其言微婉而敦厚，優柔而不迫，爲萬古詩人之經。朱子說關雎云：『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蓋指樂而言。予謂樂之聲氣本乎詩，詩之聲氣得矣，於樂有不聞可也。世之習舉業者，牽於義理，狃於穿鑿，於風人性情聲氣，了不可見，而詩之真趣泯矣。正風如關雎、葛覃、卷耳、汝墳、草蟲、殷其雷、小星、何彼穠矣等篇，自不必言。變風如柏舟、綠衣、燕燕、擊鼓、凱風、谷風、式微、旄丘、泉水、氓、竹竿、伯兮、君子于役、葛生、蒹葭、九罇等篇，亦皆哀而不

傷，怨而不怒。學者苟能心氣和平，熟讀涵泳，未有不惻然而感，惕然而動者。於此而終無所得，則是真識迷謬，性靈浩亡，而於後世之詩，亦無從悟入矣。

四

風人之詩，不特性情聲氣爲萬古詩人之經，而託物興寄，體製玲瓏，實爲漢魏五言之則。其比興者固爲託物，其賦體亦多託物。如葛覃之黃鳥，灌木，汝墳之條枚，條肆，皆賦體之託物也。至其分章變法，種種不一，或首章一法，後二章一法而小異，如關雎之類；或前二章一法小異，後一章一法，如葛覃之類；或首章一法，中二章一法，後一章小異，如卷耳之類。而文采備美，一皆本乎天成。大都隨語成韻，隨韻成趣，華藻自然，不假雕飾。退之謂『詩正而葩』，蓋託物引類，則葩藻自生，非用意爲之也。

五

風人之詩，不特爲漢魏五言之則，亦爲後世騷、賦、樂府之宗。如緇衣、狡童、還、東方之日、猗嗟、十畝之間、伐檀、月出等篇，全篇皆用『兮』字，乃騷體之所自出也。如君子偕老、碩人、大叔于田、小戎等篇，敷敘聯絡，則賦體之所自出也。如『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其句法音調，又樂府雜言之所自出也。今人但知騷、

賦、樂府起於楚漢，而忘其所自出，何哉？

六

詩與文章不同，文顯而直，詩曲而隱。風人之詩，不落言筌，意在言外。曲而隱也。風人有寄意於詠歎之餘者，關雎、漢廣、麟之趾、何彼穠矣、騶虞、簡兮、緇衣、蒹葭是也。有意全隱而不露者，凱風、匏有苦葉、碩人、河廣、清人、載驅、猗嗟、株林、隰有萋楚、蟋蟀是也。有反言以見意者，陟岵是也。說見於後。有似怨而實否者，載馳是也。有似疑而實信者，二子乘舟是也。有似好而實惡者，狡童是也。有似嘲而實譽者，簡兮是也。朱子以爲賢者仕於伶官而作，若自譽而實自嘲。子則以爲詩人之作，似嘲而實譽也。有似譏而實刺者，新臺是也。此皆所謂不落言筌者也。孟子謂『以意逆志，得之。』詩雖以不落言筌爲尚，然唐人又以氣格爲主，故與論國風、漢、魏不同。說見唐論及晚唐絕句。

七

嚴滄浪云：『論詩如論禪。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此本謂學詩者當悟，然自三百篇至唐，讀者尤宜悟也。今人既昧於詩，復昧於禪。不落言筌，詩與禪通論也。風人之詩，多詩人託爲其言以寄美刺，而實非其人自作。至如汝墳、草蟲、靜女、桑中、載馳、氓、丘中有麻、女曰雞鳴、丰、溱洧、雞鳴、綢繆等篇，又皆詩人極意摹擬爲之。說詩者以風皆爲自作，語皆爲實際，何異論禪者以經

盡爲佛說，事悉爲真境乎？唐張繼詩『夜半鐘聲到客船』，宋人以夜半無鐘聲，紛紛聚訟。胡元瑞云：『無論夜半是非，卽鐘聲聞否，未可知也。』此足以破語皆實際之惑，不惟悟詩，且悟禪矣。唐傅奕云：『佛入中國，其後模象老莊，以文飾之。』朱子亦言『佛說盡出老莊』。朱子早年洞究釋典，故能得其要領。貪癡者則抵死不悟。

八

楊用修云：『三百篇皆約情合性，而歸之道德，然未嘗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修身齊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鐘鼓、荇菜、芣苢、天桃、穠李，何嘗有修身齊家字，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愚按：此論不惟得風人之體，救經生之弊，且足以祛後世以文爲詩之惑。惟首句『約情合性』四字，本乎大序『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爲未妥。大序非子夏作也。

九

趙凡夫云：『詩多曲而通、微而著，復有音節之可娛，聽之無不興感。』予嘗謂國風妙在語言之外，音節之中，與凡夫之說異而同。

一〇

趙凡夫云：『詩主含蓄不露，言盡則文也，非詩也。』愚按：風人之詩，含蓄固其本體，若谷風與氓，

懇款竭誠，委曲備至，則又無不佳。其所以與文異者，正在微婉優柔，反覆動人也。

一一

趙凡夫云：『讀詩者字字能解，猶然一字未解也。或未必盡解，已能了然矣。』此語妙絕，亦足論禪。今之爲經生者，於國風搜剔字義，貫串章旨，正所謂字字能解、一字未解也。

一二

風人之詩，詩家與聖門，其說稍異。聖門論得失，詩家論體製。至論性情聲氣，則詩家與聖門同也。若搜剔字義，貫穿章旨，不惟與詩家大異，亦與聖門不合矣。

一三

風人之詩，其性情、聲氣、體製、文采、音節，靡不兼善。今略摘數章以見。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饑。』『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嘒彼小

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實命不猶。『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睨睨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裒如充耳。』『淇水漉漉，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大車檻檻，毳衣如蒺。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車噉噉，毳衣如瑤。豈不爾思，畏子不奔。』『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誰能烹魚，溉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等章，其性情聲氣無論，至其體製玲瓏，文采備美，音節圓暢，具可概見。若谷風與氓，則又未可以章句摘也。

以上十二則，論國風詩體、詩趣，學者得其體趣，斯可與論漢魏唐人矣。

一四

風人之詩，雖正變不同，而皆出乎性情之正。按：『小序』正義說詩，沈重云：『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衛宏作。』按：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萇，漢武時人。衛宏字敬仲，後漢人。唐孔穎達作正義，其說宗小序。其詞有美刺者，既爲詩人之美刺矣，其詞如懷感者，亦爲詩人託其言以寄美刺焉。正風如懷感者，小序雖未嘗明說爲詩人之美，而孔氏演序義則明說爲詩人之美也。變風如懷感者，小序已明說爲詩人之刺矣。朱子說詩，其詞有美刺者，則亦爲美刺矣；其詞如懷感者，則爲其人之自作也。北宋諸公已有此說。予謂：正風而自作，猶出乎性情之正，聞之者尚足以感發；變風而自作，斯出乎性情之不正，聞之者安足以懲創乎！司馬子長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蓋三千篇未必皆出乎正，而三百篇則無不正也。或謂變風如懷感者，乃秦火散失之後，世儒附會以逸詩，足三百之數，蓋惑於朱註，疑其出乎性情之不正，而未詳乎小序正義之說耳。漢書藝文志云：『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一五

小序正義說詩，漢唐諸儒，無不宗之。其國風詞如懷感者，爲詩人託其言以寄美刺，則既得乎性情之正，且足以見詩人敦厚之風。姜白石謂『美刺箴怨皆無跡』是也。但其他多依附史傳，牽合時代，味其

詞，實多不類。朱子因小序爲辯說，最是有見；然於變風如懷感者必欲爲其人之自作，則當時諸儒亦有不相信者。按：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其旨甚顯，其語甚明。朱子則曰：『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是三百篇不能無邪，而讀之者乃無邪也，豈孔子之意耶？又云：『夫子之於鄭衛，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信如此說，是詩兼春秋之法者也。孔子曰『興於詩』，又曰『詩可以興』，則詩與春秋，其用不同矣。詩不可以兼史，楊用修既嘗辨之，見杜詩論中。顧可以兼春秋乎？朱子乃云：『詩本性情，有邪有正，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今試舉陳隋妖豔之詩，奏之於初學小子之前，吾恐不足以興，適足以相誘耳。

一六

朱子云：『學者於詩，須先去了小序，只將本文熟讀玩味，仍不可先看諸家註解，看得久之，自然認得此詩是說個甚事。』此謂說詩當順其文氣之自然耳。予謂：小序依附史傳，牽合時代，固當以此正其謬妄。若變風如懷感者，必欲順其文氣而爲其人之自作，寧不甚害於理耶？且既謂說詩當順文氣，而於孔子『思無邪』、『興於詩』二語反不當順其文氣而顧強爲之說耶？又云：『詩之爲刺，固有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清人、猜嗟之屬是也。』然詢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豈有將欲刺人，乃反自爲彼人之言以

陷其身於所刺之中哉？』予謂：必其詞有賓主之分乃得爲刺，則東山之詩亦當爲歸士之自作，而小雅四牡、采芣亦不得爲勞使臣、遣戍役之詩矣。且託其言以寄刺，又曷爲陷其身於所刺之中哉！如今人言忠孝淫奔之事，皆述其事，述其言，不必有美刺之詞，而美刺在其中。馬端臨文獻通考云：『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其詞之不能不隣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閑乎？』此語尤足省發。

一七

變風之詩，朱子指爲刺淫者十篇：匏有苦葉、新臺、牆有茨、鶉之奔奔、鵲之奔奔、出其東門、南山、敝笱、載驅、株林是也。考之小序，正義，惟出其東門爲閨亂而作，餘皆同也。朱子指爲淫奔自作者二十九篇：靜女、桑中、氓、有狐、木瓜、采芣、大車、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薜兮、狡童、褰裳、丰、東門之墀、風雨、子衿、揚之水、野有蔓草、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粉、東門之池、東門之楊、防有鵲巢、月出、澤陂是也。考之小序，正義，惟桑中、氓、大車、丰、東門之墀、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粉、東門之楊、月出、澤陂爲刺淫之詩，其他皆爲別事而作，初非關乎淫佚也。當觀左傳，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賦謂歌詠之。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魋賦野有蔓草，子產賦羔裘，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薜兮，皆鄭風也，如果關乎淫佚，諸卿皆賢，其肯彰國之惡乎？若曰賦詩斷章，則諸卿所賦乃全詩，非斷章也；借曰斷章，當時